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制度詳説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漕運

制度

納賦禹貢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麄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通典 運漕齊威公伐楚歸鄭申侯曰師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

也（左傳僖四年）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漢高祖二年擊楚蕭何守關中計户轉漕給軍五月高帝屯滎陽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後漢光武北征燕代命寇恂守河内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絶長安漕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左傳僖十三年從渭水運入河陰）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

鏹道數千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二者不傷其費及秦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帝不能用通典

隋開皇三年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陜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陽

之粟以給京師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於河通於淮海詳見汴漕門 唐都長安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䭾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開元二十一年京兆尹裴耀卿奏秦中地狹取粟不多儻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若能轉廣陝運即無憂水旱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江南租船候水

始進吳人不便漕輓由是所在停留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河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運至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數十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水通即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前漢都關中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上然其言敕蕭炅檢右倉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置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

湍險自江淮泝鴻溝悉納河隂倉自河隂候水漲漕送含嘉倉又取習河水者遞送納太原倉所謂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關中三年凡運米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三十萬緡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斛二十五年遂罷北運通典及唐會要唐書志肅宗寶應元年元載以淮河阻兵飛輓路絶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會要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阻絶劉晏運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唐志代宗廣德二年以

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運漕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粟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弃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歳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唐志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又爲入渭船輸東渭橋大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志江淮漕魯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宜開河渠溉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事皆施行正始四年乃開廣漕渠等東南有事軍

興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三國志鄧艾傳晉志云宣王善鄧艾計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接連後魏經略江南有司請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通典義熙五年二月劉裕抗表北討慕容起浮淮入泗五月入下邳留船步軍至琅邪六月克廣固城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南史北邊漕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黄腄二縣並在東萊黄即今黄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琅邪今高密琅邪郡北河今朔方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通典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隋大業四年發河北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通典大業七年東伐高麗來護兒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隋志　漕計漢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漢志　武帝時官多徒奴婢衆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漢志　唐貞觀永徽之際每

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開元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通典睿宗先天二年詔河南陝運兩使每常運一百八十萬石送京師令大倉支計有餘令年所運宜停唐會要開元中崔希逸歲運百八十萬石食貨志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大歷後水陸運每歲百八十萬石入關通典代宗時劉晏歲轉粟百一十萬石唐志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至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乃復如晏之多後漕益少江淮米

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唐志國朝水運四河所運江淮淮浙入汴陝西自黃河三門淮浙入汴陳蔡自惠民河而至京東自廣濟河而至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至汴河歲運江淮稅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軍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餘斤國朝會要太宗時歲增江浙米四百萬石會要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天聖四年每年五百四十萬石並會要隴蜀漕後漢隗

置據隴來歙伐之留屯長安大轉糧運本傳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百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蜀諸葛亮九年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由斜谷出以流馬運蜀志陸運東晉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運通典漢高帝滎陽築甬道光武河南輦轉輸並見軍漕門唐河南至陝陸運三門裴耀卿李泌陸運並見長安漕門後漢汧運蜀祁山斜谷運並見隴蜀漕門唐陸行里程見漕法門　國朝陸運川陝諸州軍金帛自劍州列置遞夫由湖南江陵荆門

而至福建自洪州渡江由舒州至而又有川陜布綱供京西諸軍用度由荆南襄州列遞轉送舊自廣南至京有香藥遞鋪令已散去諸州陸運惟主綱者部送道路給券不置使主之諸邉戍軍衣賞給亦多陸運送致 國朝會要

汴漕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通典隋志云煬帝開渠引穀洛水自西苑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

國朝水運自江淮南兩浙荆湖南北

路運每歲租糴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受納分調舟船計綱泝流入汴至京師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國朝會要

國朝置淮南兩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以朝官已上或諸司使充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太子中允王子輿為江淮兩浙發運使於淮南創使廨三年罷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景德二年以崇儀副使李溥制置淮南江浙荆湖茶鹽礬稅兼都大

發運使三年以馮亮為都大發運使　景祐元年罷江淮發運使五年復置（國朝會要）至道元年帝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云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滎陽郡謂之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旁溝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渠水東合濟水東至注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目（邲之目疑有訛字）即春

秋時晉楚戰於邲是也邲又音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
故改從汴字隋煬帝開汴水目為通濟渠自後利於轉
輸國家甲卒數十萬並萃京師恵民金水五丈清汴等
四渠合會天邑舳艫相接所以无匱乏也　嘉祐三年
詔令江南東西荆湖北路兩浙轉運司限一年各限船
添艄工及駕船卒團成本路糧綱自嘉祐五年為始止
令逐路據年額斛斗般倉却運鹽歸本路發運司更不
得支撥裏河鹽糧綱往諸路初發運使許元言江南東

西荆南三路上供斛斗舊皆逐路載至真楚泗州復載鹽以回而汴船不出外江謂之裏河綱每嵗往來四運入京乃敷上供之數至十月放牽駕兵歸營謂之放凍比年諸路轉運司年額不敷發運司不放兵卒歸乃令出外江邊泝江州軍載頭運故諸路糧船大半為雜般綱惟要發運司般鹽往逐運米而還且汴船不諳外江風水沉失者多既從許元議而會元罷去不即行故特降是詔而諸路舟終少發運司又奏乞令汴綱出漕而

執政輒以前詔絶之諸路船患船不得出兵艄訖冬坐食而苦不足皆盜拆船材以費船愈壊漕年額又愈不及執政初但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歳糧綱多雇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既至冬當令守船又實無得息者至治平三年乃詔汴江出漕然尚限數其後遂復許皆出如故會要陜漕國朝陜西諸州芻粟自黄河三門泝流入汴至三門泝白波發運使判官催綱領之會要國朝有三門白波黄渭汴河水路發運使一人在三門以朝官充

三門判官一人白波判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惠民河漕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命韓令坤自京東疏閔水入於蔡河（五代會要）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於是以河西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三月始改閔河為惠民河國朝陳潁許蔡光壽諸州之粟帛自石唐惠民河沿泝而至置催綱領之（並國朝會要）廣濟河漕周顯德四年詔疏下汴水一

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達於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六年命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五代會要）廣濟河自都城歷漕濟及鄆其廣五丈舊云五丈河開寶六年詔改今名（國朝會要）國朝京東諸州軍粟帛自廣濟河而至（會要顯德二年於京城西北引水入五丈通於濟）建隆二年詔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通淮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即金水河）國朝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至乾寧軍食饋邊亦有廷臣

主之會要國朝川益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運至荆南自荆南改裝舟船遣綱送京師會要唐咸通二年南蠻陷交趾陳磻石專督海運於是軍不缺供唐會要漕法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即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唐會要具三峽底柱之數不拘此限若遇風波水淺不得行者即於隨處官司申牒檢記聽折半功

周顯德二年正月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被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歲一石宜與耗一斗五代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鹽百萬倉廩侯晟言收到出剩乞行酬奬詔自京畿達淮泗轉漕至多若無增損之多寧有羨餘之積應諸倉監官收到出剩並不理為勞績國朝會要

詳說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

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得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之法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

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全備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

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後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運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以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

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不足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漸

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鄭當時之議却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却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武宣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

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稅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尤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

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撩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講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並會於京口京口是諸

侯嘶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陜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本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陜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

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惟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本朝之大畧如此然而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

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是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賞之此是本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

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乃蔡京為政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法無水次不如此是時奸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具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法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

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名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其他流之曲直法之更變道路之險夷質之於史考之於古亦自可見

歴代制度詳説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制度詳說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鹽法

制度

東海鹽青州厥貢鹽絺禹貢絺細葛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　唐青楚海滄棣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食貨志　形名籩人掌朝事之籩具實形鹽天官鄭司農云築鹽以為虎形玄謂鹽之似虎者　唐貞元十六年史牟有斷澤潞等州末鹽

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放入六州界　陶隱居云五味之中唯此不可闕有東海北海鹽及河東海鹽梁益鹽井交廣有南海鹽西羌有山鹽湖中有水鹽而色類不同以河東者為勝東海鹽官鹽白草粒細北海鹽黃草粒麄以作魚鮓及鹹葅乃言北勝而藏繭必用鹽官者蜀中鹽少淡廣州鹽鹹河東鹽池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史記索隱曰杜子春讀苦為盬一說云盬鹽河東大鹽賓客供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

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上音煑下音古）以待戒令（天官）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出鹽直用不湅者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玄謂散鹽鬻水為鹽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馬正義云戎鹽即石鹽是也　漢章帝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通鑑）　唐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萬斛以供京師（食貨志）　唐末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運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食貨志）　大中祥符九年

陜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二蘿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切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帝曰地財之阜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羡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北海鹽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夏官　唐幽州大同横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食貨志　榷鹽管子曰海王之國

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於況反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鹽百升為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䊆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

國人數開口千萬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謂老男五十以上謂老女吾子則必囂號令

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秦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鹽鐵宜皆歸於民食貨志董仲舒說武帝　漢武帝即位兵連不解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更造錢幣以推并兼之徒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時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

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為牢牢盖鬻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食貨志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漢昭帝元始六年問賢良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

鹽鐵桑弘羊言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以成私威文學云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於是丞相奏賢良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榷酤奏可通典漢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漢志王莽下詔曰夫鹽食有之將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食貨志後漢章帝建初八年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煑鹽朱暉執以為不可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繫三日詔赦出之帝意解寢其事通鑑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稅從之通典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獘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食貨志　唐肅宗時第五琦作榷鹽法用以饒通鑑　唐戶部侍郎張

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云百姓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

輸錢於官也唐志韓文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制度也食貨志雍熙二年詔去年有司請通行江浙鹽商蓋欲通利於民如聞罷榷之後重擾於民宜仍舊貫會要至道二年十一月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商人由海上販鹽官倍數而取之至禁鹽地則上下其價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且行法宜一令請悉禁官遣吏主之詔知制誥張秉與鹽鐵使陳恕等會議恕等言其不可允

恭再三為請乃從之是歲收利巨萬會要西夏鹽唐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洪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食貨志　慶歷四年韓琦田況言西賊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自來沿邊屬戶以青鹽價錢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惟漢戶犯者主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則沿邊盡食西界青鹽無由禁止決不可許會要北邊鹽池唐安北

都護府有湖樂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_{食貨}
_志　雍熙四年禁市北界骨堆渡口鹽_{國朝會要}　唐黔州
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
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
遂緜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
領之皆隨月督課　開元元年劉彤上表言漢孝武皇
帝殫費之甚十倍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
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

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上遂令姜師度强循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内鹽鐵之課通典 舊唐志 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唐志 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

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官民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

西涌橋沂西宋州泗州嶺南兖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唐食貨志）

河北鹽唐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者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唐志）

後唐長興四年鹽鐵使奏每年人戶蠶鹽

並不許將帶入域侵奪課利　開寶三年四月詔河北諸州鹽法並許通行量收稅錢每斤過稅一文住賣二文隱而不稅悉沒官以其半給捕人充賞會要

詳說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而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

者鹽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於海劒南西川出於井如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此海鹽之見於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威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

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名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國用不足復建自此以後雖鹽法有寛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於是論其作俑出於管仲計近功淺効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榷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

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贍一方之用於大農之國計不與焉前代鹽法興衰皆不出於所論今且論宋朝鹽本末宋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國用方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淛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寛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榷最資國用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解池當時南方

之鹽全在海北方之鹽全在解池然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嘗相參雜奪解池之鹽所以宋朝議論最詳大抵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西夏優而解池劣價直西北之鹽又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所以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抵南方所出是海鹽自漢以來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皆烹煉後成兩處之鹽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如耕種疏為畦壠決水灌

其間必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所以北方皆坐食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夫海鹽井鹽全資於人解池之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秉政廢轉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日各適所適之地遠近以為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

折閲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之變縁徽廟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爲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瀰滿流入解池不復成鹽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徭役盡車出外水漸可再復此是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榷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榷惟是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縁藩鎮據有河北鹽後本朝因而以鹽定税所以河北一路鹽無禁榷仁宗時議者要禁榷仁宗不肯神宗時王安石章惇亦欲禁榷神宗亦不許

自後章惇為相方始行禁榷犯刑禁者甚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可禁榷兼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如井鹽官司只守一井故井鹽可榷如解池之鹽亳釐封守亦可禁榷海鹽亦待煎起爐閉爐非一旦所成官司又勤禁察亦可禁榷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為牆垣籬壍封守又却才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煮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惇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慓悍鹽又易成小

人圖利所以不體朝廷之法遂輕來相犯鹽大略如此然推大綱論之鹽固是三代以前與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勝取之於民蓋所謂興販煎鹽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必寬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之欲寬不盡其利則鹽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見小失大鹽法所以不行

歷代制度詳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歷代制度詳說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曹秀榆

歴代制度詳説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酒禁

制度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離婁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通鑑外紀周成王以商餘民封康叔作酒誥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商之迪諸

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書酒誥 周禮萍氏掌幾酒謹酒 鄭氏釋之謂幾者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無彝也 漢文帝後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 音扶元反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 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本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本紀 武帝時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興榷酤之利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請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無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謂此乃國家大業不可廢也 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足而人

困矣王莽時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請法古令官作酒而人愈病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沽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中勑天下州各量定沽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中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間制禁人沽酒官制店沽取助軍費唐書　國家承李唐舊制酒皆有榷太祖乾德四年以京城民酤釀者

規利頗多命有司計其麴蘖之用定其價直仍官給與升量之器　太宗淳化五年詔徵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監管歲取其利以資國用自今募民掌之減常價十之二使其易辦勿復遣吏與其間是歲又罷之但賣麴收其值先是官吏為擾州縣苦之故有是詔　真宗咸平六年遣朝官乘傳諸州郡增榷沽之課景德元年罷之又景德元年下詔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妄議增課以圖恩奬　仁宗天

聖元年太常博士王畛上言諸處酒務先係買撲每歲課利多有不登望復許百姓買撲三司詳定如所奏

詳說

酒之為禁自古至今大略有三變若論始者周公命康叔撫封侯衛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至於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沉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彛常防閑私欲之意至於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

歲旱禁民沽酒此是第二節這一節比上面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米穀民食不足此是其再變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敦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與往昔大相反不過榷其利佐武帝用兵興宫室之侈靡意不於防民之得失多設利網為罔利之具延及隋唐皆如此到得第三節與前面甚相反前面二者雖有優劣然大率惟恐人飲酒到後來惟恐人

不飲酒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到得榷酒又變多設侈靡眩誘百姓納之於有過之地如桑弘羊當時不過榷酒利以歸縣官到後世比之弘羊又別自王荆公開利門置斂散青苗法一時新進苛刻之徒布在州縣青苗固收利息於散青苗之時官司又多張酒肆廣為聲樂眩耀人之耳目令俗謂之設法蓋自此始直欲納民於有過之地又是桑弘羊榷酒之上大抵論榷沽之變不過五節自桑弘羊既開利

孔之後雖有賢君良臣多是因循不能變然而當賢君良臣不得已之中於此亦未嘗無一个省節示此意於天下且以宋朝論之今則人不叅前代本末只讀太祖故事徒見當時如犯酒至一石即死便以為太祖行刑之酷初不曾去考前代不知祖宗寛仁之意何則太祖所承五代五代之時如王章之徒捉酒涓滴處死自涓滴至於一石其法甚寛自不知本末者看之惟知祖宗之法重自上面看來方知仁厚之至與五代大不相似

自後列聖相承漸漸蠲減所以後來酒禁都無死刑正如孔子所謂爲之兆也不特酒一事如此人若不曾看五代事便看本朝多道太祖尚嚴不知祖宗不嗜殺人緣前立法之重到此已是蠲減然而不可驟減減之必以其漸此又論治體之所當知也

歴代制度詳說卷六

歷代制度詳說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錢幣

制度

坑冶青州貢岱畎絲枲鈆松怪石（疏云鈆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揚州貢金三品（注云金銀銅也疏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荆州貢金三品與揚州同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並禹貢注鏤剛鐵也疏云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

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廵其禁令地官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𠦝草猛反𠦝號猛二反

黄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管子

凡銅銀錫鐵之治百六十八陜宣潤饒衢信五州銀治五十八銅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元和三年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民人

權其輕重使務專一自五嶺以北銀坑並宜禁斷會要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

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管子 管子謂齊威公曰

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 武宗廢浮屠

法永平監李都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

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

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伸請以天下州名鑄

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

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唐志

太平興國八年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遣丁釗饒信處州銅鉛錫因新用鉛錫於饒州永平監歲鑄錢三十萬貫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請於劍州鑄大錢十當百宋琪李惟清議非便安易鑄大錢百餘以進墜於殿階破碎帝復遣安易往川陜鼓鑄衆議非便乃罷

名色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黄為上幣銅鐵為下幣國語注賈侍中說又管子云虞得筴乘馬之數百畒之夫與之筴資之幣又云先王珠玉為上

幣黃金為中幣刀帛為下幣通典云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前漢食貨志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商以前具詳靡記洪範八政二曰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天官注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通無不徧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漢志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才幣之官故云九府圜法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

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漢志孟康曰二十兩為鎰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鎰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筴錢如淳曰如榆筴也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並漢志輕重周景王二十一年患輕錢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費輕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國語漢志　漢武帝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為皮幣白金三品漢志　章帝時穀價貴張林言此錢賤故爾宜封錢勿出詳見廢錢門　南齊高帝建元四

年奉朝請孔顗上言三吳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通鑑

唐穆宗時楊於陵議曰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給商賈貸終之積江湖覆壓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

得不輕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寛於所求然後用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唐志

禁鑄放鑄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曰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說帝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雇租謂雇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淆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淆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

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令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秤不受法錢不立師古曰依法錢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日蕃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漢志

後漢章帝章和二年詔罷郡國鹽鐵之禁從民煮鑄通鑑

唐高祖武德四年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

三爐裴寂賜一爐聽鑄錢其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通鑑唐書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宜縱民鑄錢叅軍劉秩言五不可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唐志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十一月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錫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使頒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通鑑會要

天福七年閩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夾錫賈誼說孝文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

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漢志 王莽鑄作錢布皆用銅淆以連錫通與連銅屬也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 太平興國七年盧州言部內錢多是江南私鑄夾錫新錢詔禁之私鑄人棄市會要 錢陌賈誼諫文帝曰民用錢郡國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秤不受漢志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用重錢則平秤有餘不能受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言之也臣瓚曰秦錢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一見其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 梁大同以後自附嶺以

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往時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後漢三司使王章減其出者三五代史

禁銅賈誼論禁銅七福漢志　唐開元十八年敕以人間多盗鑄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通鑑　太平興國三年詔除佛像鐘磬銅鑑外民間銅器限一月悉送官給價償之會要　憲

宗元和三年置商賈蓄錢者令收貨物周歲之後設蓄錢之禁會要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敕始立監采銅鑄錢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悉令輸官給其值過期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

鐵錢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本傳

高士傳曰史弼曰鐵錢二當一　太平興國二年江南轉運使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望於饒州昇州出銅處置官鑄錢其鐵錢即令諸州鼓鑄為農器詔從其請民甚

便之會要　景德二年知益州張詠言嘉邛二州所鑄景德元載大鐵錢今依福州鐵錢每貫用鐵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兩成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從之會要

邊官晉孝武太元三年詔曰廣州夷人寳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賈人皆以錢貨與夷人鑄鞴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晉志　開寳六年將見錢入蕃界及化外者五千以上處死仍具奏裁會要　惡錢後魏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魏志

唐玄宗開元六年敕禁惡錢重二銖四參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師紛然買賣殆絶宋璟蘇頲請出大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其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姓預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七年敕大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民間惡錢送少府銷毀八年宋璟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嗟怨盈路上於是貶

璟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頲為吏部尚書於是弛錢禁惡復行矣（通鑑唐書）太平興國二年詔聞江南民多用新小錢自今所用銅錢每貫七百七十陌須及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會要）券會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為保（唐志）天聖六年置益州交子務先蜀人以鐵錢私為交券謂之交子富人十戶主之其後知州寇瑊請

禁之而官為置務屢行下本路議利害至是始行之會要又云交子貿易真宗朝置務以朝臣主之廢復更易漢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本紀武帝時天子與三公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中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而鑄錢民亦多盜鑄錢輕物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得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文龍直三千其文馬直五百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得磨取鋊　漢武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奸鑄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非赤仄不得行後二歲赤仄錢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漢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揺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税禄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

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寑（漢志）

魏文帝黄初二年罷錢以穀帛為市（通典）明帝大和元年復用錢　後魏初民間不用錢孝文太和十九年始鑄錢至世宗河北民尤用物交易錢不入市（通鑑）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漢志）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

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篡位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之四裔於是抵罪者不可勝數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俱寢漢志

自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

上書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通典）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識者曰豈非京師破壞四出散於四方乎（通典）

（漢紀）獻帝初平二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曹公罷之還用五銖（通典　通鑑）

魏文帝黄初二年以穀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

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太和元年令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晉志通鑑

後漢先主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庫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並徑七分重四銖　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

銖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晉志通典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後魏孝莊帝初楊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從之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魏志　宋文帝元嘉

七年冬十月立錢署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通鑑

元嘉二十四年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通典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若令制遂行富人之資自倍貧者彌增其困俱非所以使之均一也上卒從義恭議制大錢一當兩通鑑南史

元嘉二十五年罷當兩大錢南史

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絫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

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曰五銖曰太平百錢曰定平一百曰稚錢曰五銖曰對文錢曰豐貨曰布泉輕重不一天子頻詔非新鑄二種錢不許用而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鑄鐵錢通典 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南史 太平二年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後改四柱錢一當十景中復用細錢南史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後收境内銅及錢依舊文更鑄文宣天保四年除永安之錢改鑄常

平五銖重如其文制造甚精北史隋志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隋志　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五年以布泉漸賤廢之隋志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志　陳高祖永定元年四月鑄四柱錢一當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丙申復閉細錢通鑑　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南史通鑑

陳宣帝大建十一年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帝崩廢六銖　隋文帝開皇元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隋志　唐高祖武德四年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小大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通鑑　通典云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　乾封元年鑄乾封泉寶錢徑一寸重

二銖六分一當十踰年而舊錢盡廢通鑑唐書 天寶四載以楊慎矜兼諸道鑄錢使唐志 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足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第五琦為相復命絳州諸爐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上元元年減重輪

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典莊碾磑等先以實錢典者令以實錢贖先以虛錢典者令以虛錢贖餘交易當用當十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唐志會要　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唐志　乾元四年趙贊請採郴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會要　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而大小按此下係原缺

詳說案此篇自泉布之設至利孔四散原本脫佚今依文獻通考所引補正

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饑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説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爲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

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所謂俸禄亦是頒

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布為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少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穀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惟凶年饑荒所以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布泉者甚少到得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史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算每人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

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方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壊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為本此又却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獘

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當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畧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為得中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

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論者葢無不此為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銖復有開元最可用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

法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體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權歸公上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愛銅惜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為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

大利南齊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或者自縁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惡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奸民無利乃是國家之大利帛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也若一時之所鑄如後漢鑄大錢以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蠧也或見財貨

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獘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賫持不便故當時之劵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却便今則銅錢

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却便楮券不便

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議者欲以楮幣公行參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經久之制今日之所以為楮券又欲為鐵錢其原在於錢少或銷為銅器或邊鄙滲漏或藏於富室今所論利害甚悉則利之用在於貿易孔顗之論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最的當推本論之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資以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方既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

咸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亦孔顗之論要當尋古義識經權然後可也

歷代制度詳說卷七

歴代制度詳說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荒政

制度

饑旱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奏庶艱食鮮食並虞書　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

十年之後穀復收熟而陳積有餘荀子

禱旱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荀子

宣王承厲王之烈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詩雲漢序

蠲放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天官謂荒政弛力役

均人掌均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

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地官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地守虞衡之屬地職農圃之屬

漢文帝後六年夏大旱蝗弛山澤本紀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唐太宗貞觀元年旱玄宗開元八年水旱憲宗元年九年旱並免租稅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蝗饑詔去非急之務　南齊高帝建元中詔三吳遭水減田租　梁武大同五年詔南兗等州饑放逋租宿債南史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均田租庸

調法水旱虫霜為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通鑑唐志水旱耗十之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降損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官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縣樂器鐘磬之屬也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曲禮下　漢文帝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賦減諸服御損郎吏員本紀宣帝本始二年唐太宗貞觀元年並以歲饑減膳

十二政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徵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大荒大札疫病也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徵緩刑地官賑䘏荒政一曰散利見上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秋官漢文帝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民武帝元狩三年開郡國倉廩以賑民梁武建武六年水旱令郡國廩給明帝永平十六年旱詔賜粟太宗貞觀元年遣使賑饑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詔給不待報

緩刑荒政三曰緩刑見上

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鄭司農云辯讀為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具教條元謂辯當為貶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之法治之糾守糾守備盜賊也緩刑後漢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春旱理冤獄錄輕繫章帝建初三年以旱理冤獄錄輕繫唐太宗貞觀三年以旱慮囚玄宗開元二年以旱慮囚流移大司徒令邦國移民移民備災就穀見上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地官漢高帝令饑民就食蜀漢武帝元狩三年山東水令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詔牛疫民徙者聽移用大司徒通財見上士師若邦凶荒令移民通財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曰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毋得用傳並本紀　唐玄宗開元二年禁閉糴備荒遣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地官少曰委多曰積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歲而頒之地官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王制] 漢賈誼說文帝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多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漢志] 漢文帝十二年晁錯言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漢志] 董仲舒說武帝詔關中種宿麥[漢本紀元符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疾疫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地官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徵而作布[地官金銅無凶年因物貴]

大鑄錢以饒民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徙關東貧民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漢宣帝元康二年詔天下疾疫令毋出今年租並漢書　火災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春官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灾故是其類　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灾秋官　漢章帝建初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防火灾范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通鑑本傳　水災漢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振貸給

槥櫝葬埋已葬與錢二千避水他郡國所在食之　借貸甫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周小雅箋云倉廪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　漢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遣使者振貸困乏丞相以下入穀助貸貧民本紀　捕蝗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周小雅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此四虫者常害田中之穉禾　唐太宗貞觀二年吞蝗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通鑑唐書玄宗開元二年大蝗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

勸分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大旱

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　漢武帝元狩二年渾邪等降縣官費衆貧民大徙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三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名拜式為中郎以風百姓卜式傳

平糴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

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志　咸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守國者守穀而已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州縣里受公錢公錢即委積之幣秋國穀去三之一去減也丘呂切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

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郡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魏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捨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捨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

一大饑三十石收五分之一故大熟則上糴三而捨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並漢志

常平漢宣帝五鳳四年五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民便之漢志元帝初元五年罷後漢明帝永平五

年置晉武帝大始二年立後魏大和二十年置隋文帝開皇三年陝州置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太宗貞觀十三年於洛陽相幽徐齊并秦蒲州置高宗永徽六年京東西市置玄宗開元七年敕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益州並置德宗建中元年趙贊請於兩都江陵城成都揚汴蘇洪置納其策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秋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置天僖四年詔益梓利夔州荆湖南北廣東西南路並置

唐天寶八載天下常平置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廣惠倉嘉祐三年詔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院使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疾病之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仍詔逐路

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輸納上三司十萬户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户八千石五萬户六千石三萬户四千石二萬户三千石萬户二千石不滿萬户一千石有餘則許糶之熈寧二年廣惠倉轉易散青苗四年詔賣廣惠倉田　青苗熈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西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及預散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條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留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

夏秋未熟以前名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熙寧三年詔極邊罷散支青苗錢義倉

北齊制每人出懇租二石義租五斗懇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隋開皇五年詔州縣置唐高祖武德元年置社倉太宗貞觀二年立玄宗開元

二十五年定立畝稅二升以為義倉德宗時韋倫請為義倉宋朝建隆四年詔州縣置乾德四年罷慶歷元年立五年罷熙寧二年並廢　唐天寶八載天下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惠民倉淳化二年令諸州惠民倉遇糴稍貴減價以糶貧民每人不過一斛咸平二年於福建置

蔽匿後漢殤帝延平元年敕郡國水旱覆蔽災害令後將糾其罰本紀晉張駿境內饑穀貴譚詳請出穀與百姓秋徵三倍陰據諫不可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唐貞元十四年民請蠲租京兆尹韓皐府帑已空奏不敢實事聞貶撫州司馬十九年李實言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咸通

十年陜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作亂逐蕘杜悰鎮淮南時旱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為祥由是罷免

代宗大歷十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特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通鑑

德宗貞元八年河南北江淮等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贄奏曰流俗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

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通鑑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命速蠲其租通鑑

不賑救唐太宗謂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通鑑

隋煬帝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

原上築倉穿三千窖窖八千石置回洛倉於洛陽北穿三百窖大業十二年民饑吏皆畏法莫敢賑救李密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總編

賑救小行人禮喪凶荒厄貧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秋官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衛詩有狐　王莽末年民愈貧困常苦枯旱穀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分遣大

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者十七八　光武建武七年詔往歲水旱人用困乏命郡國有穀者給廩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本紀　後漢桓帝永興二年詔五穀不登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窘本紀　魏文帝黃初三年冀州蝗民饑使杜畿開倉賑之　孫權赤烏二年民饑詔開倉廩賑之　晉武帝泰始五年青徐兖州水遣使賑恤　晉惠帝永熙八年關中饑洛陽

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推李特行鎮北大將軍入據廣漢（通鑑）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大旱牛疫有以馬驢及橐駝供耕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至所在三長（古者五家立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贍養之（後魏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水以米穀賜五郡北齊文宣帝乾明元年詔河南等九州虫水傷稼遣使賑卹　後周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通典）陳文帝天嘉五年令民

送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唐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通鑑四年　高宗儀鳳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以為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賜撫巡人皆竦忭忘其家業冀此大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使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深務閑出使褒

貶疏奏謚等遂不行通鑑

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賑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餓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巖為構屋以處流民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

流民中曾有為吏胥走隷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場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亦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内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强壯堪為禁卒者募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詳說

荒政條目始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禮喪凶荒厄窮為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

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
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
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
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斂散輕
重之式未嘗備侯甸男衛皆有饋遺不至於䝡價翔踊
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須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
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
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管子輕重一篇無慮千

百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啟奸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

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於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玄宗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糶法雖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用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

不得已而講求要之非常行按此篇自要之非常行句下原本全脫今依文獻通考補正使常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

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體統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

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徧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漢魏公請罷鬻沒官之

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歷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柢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考

歷代制度詳說卷八